

# 景芝打响鲁酒“混改”第一枪

## 有望开启鲁酒发展史上企业改制第二个黄金时代

伴随着景芝集团(景芝酒业的国资代表方)国有股份挂牌转让公告的出台,鲁酒企业改制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记者采访发现,景芝国资背景的“回撤”,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鲁酒企业的第二波“混改”浪潮,正式拉开了序幕。

本报记者 张嶺

### “国退民进”曾为酒企带来发展活力

鲁酒领军企业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股东——山东景芝集团的股份近期拟公开转让,若转让成功,景芝酒业将不再存有国有股份,从而成为无国资背景的股份有限公司(详见本报2月27日A09版)。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以鲁酒十大品牌为例,这是中国白酒“黄金十年”以来,第一个大规模国资股份退出的典型案例。同时,作为中国芝麻香型白酒的“鼻祖”,景芝酒业这次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的改制,受到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白酒行业已经开始了一场以“国退民进”为代表的企业股份制改造。也正是在那个年代,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中国

白酒“脊梁”的扳倒井、古贝春、花冠集团等等,均实现了企业民营化改造。改制给这些企业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这些原本县域级别的白酒企业,现在均发展成为中国白酒百强企业,其发展后劲和市场操盘的灵活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种种原因,鲁酒十大品牌中,目前仍然有景芝酒业、兰陵美酒股份公司、百脉泉酒业、景阳冈酒业等保留了国资背景,甚至国资占比很少的企业,其主要负责人任免、纳税等均按照国有企业对待,企业经营的灵活性等方面,均与全民营的酒企有着明显的差异。

### 鲁酒改制第二波启动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公告显示,山东省安丘市华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安丘市旅游局转让手中持有的景

芝集团100%股权,挂牌总价达6741.20万元。本次股改的景芝集团,是由地方国资全资控股,经营范围仅包括中型餐馆、污水处理;瓶盖、纸箱的制造、销售。白酒酿造等主营业务并不在其中。

资料显示,在鲁酒十大名酒中,上一波改制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如果从1998年第一波改制后期的花冠集团算起,至今已经有17年没有大型白酒企业深度“国退民进”了。17年之后的今天,景芝酒业的二股东(按照单一股东计算,是第一股东),在央企“混改”大背景下,举起了改制的大旗,也显示出“舍我其谁”的风范。

作为中国芝麻香型白酒的“鼻祖”,景芝酒业为何有底气举大旗?山东省白酒协会相关人士认为:从企业的现状不难看出,景芝酒业正处于一个难得的机遇期和上升期,而此时景芝集团的股改恰好可以让其剥离国资背景。股权结构发生这样的调整后,不仅对企

业的灵活决策、多元发展有好处,同时也将加快集团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引进增量,优化发展结构,还将促进企业强化新常态思维、互联网思维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使企业在行业创新和产业大潮中,抢占制高点,打赢转型升级攻坚战。

此次挂牌转让有效期至3月19日,景芝有胆识主动改制,其操盘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其实,景芝集团的股份转让,更多的内容来自国资方。”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因为这也符合了国家国资改革的导向和方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无论随后的结果如何,景芝酒业的股份制改革,必将对仍处于摸索阶段的国有成分的鲁酒其他企业,带来重要参考甚至引导作用。“景芝打响鲁酒混改第一枪,必将成为鲁酒改制第二波的标志性事件。”山东省轻工业协会有关政策专家如此解读。

## 青荣城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本报济南2月28日讯(记者宋磊) 从济南铁路局获悉,自3月20日起,济南铁路局将优化调整青荣城际管内动车组列车开行方案,具体将安排管内动车组列车8对,高峰期列车3对。

其中,8对管内动车组列车分别为:济南(济南西)~荣成D6075/D6078次管内动车1对,经由胶济客专、青荣城际运行;济南~烟台D6051/D6052次管内动车1对,经由胶济客专、青荣城际、青烟直通线运行。济南~荣成D6073/D6074次管内动车1对,经由青荣城际、胶济客专运行;荣成一即墨北D6092/D6091次、D6094/D6093次管内动车2对,经由青荣城际运行;荣成一烟台D6096/D6095次管内动车1对,经由青荣城际、烟荣联络线、青烟直通线运行。荣成一济南西D6072/D6077次管内动车1对,经由青荣城际、胶济客专运行。济南西~荣成D6071/D6076次管内动车1对,经由胶济客专、青荣城际运行。

# 罕见病男孩,生来与药相伴

## 每年药费需要十万,父母不堪重负向社会求助

济南市港沟街道办事处车脚山村的男孩小源,身患恶性苯丙酮尿症(下称“重症PKU”),一生中每天都要靠昂贵的药物来维持身体的健康与智力的发展,13年来一直艰难地成长着。已辍学两年的小源在家躺着不愿出门,爸妈为他的下一次药费拼命打工。2月28日是国际罕见病日,省红十字会送来5000元慰问金一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本报记者 尹明亮

### 一辈子都要靠药物维持

2月28日中午,快到午饭的时间,小源依然躺在被窝里不愿起床,与在街上玩闹的同龄孩子不同,小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便与其他孩子不一样了。

“每天吃这些药,要吃到什么时候啊?”小源偶尔会这么问妈妈刘加瑞。恶性苯丙酮尿症,这个十万人中才有一个人患的罕见病,小源还无法完全理解,但一说起这个,刘加瑞就忍不住抹泪。

“2001年出生后新生儿检查就查出来了,四个月确诊为恶性,一辈子都要靠药物维持,只要坚持服药,就如正常人一样,但一旦断药,就浑身发抖,严重了就发生癫痫口吐白沫。”小源每天需要服用进口药物,十几年来,刘加瑞和丈夫拼命挣钱买药维持着小源的健康,也正因此,小源身体和智力发育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但随着孩子成长,药量跟不上,小源的学习也跟不上,不愿活动,他的情况与前些年相比也差了不少。

刘加瑞说,正常的话,再过几天,随着学校开学,小源本应和同龄孩子一起走进中学的校园,但小源已经辍学两年多了,“六年级没读完,如今几乎整天在家,性格也一直非常内向。”

### 为了不断药不得已减药量

小源所患的病罕见,治疗的药物更是难买。“治疗罕见病的药物通常成为‘孤儿药’,



小源患罕见病,一年药费需十多万元。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因用的人少,研发的企业就少,全世界几千种罕见病,能有多有效药物的只有约1%,且都价格高昂。”省罕见疾病防治协会会长韩金祥介绍。

对小源来说,还算幸运,至少药是能买到的。在小源的床头,摆着的便是小源一天三次都要服用的药,都是进口药物。只是最昂贵,对小源也最必需的BH4已经所剩不多了。“都要从台湾买,买一赠一,但一万块钱也只能买5盒。”刘加瑞说,每次买药都只能从网上买,她通常每次买1万元的,要先把钱换成美元,再汇过去。

买药费尽周折,但1万元的药物对小源来说,其实用不了多久。“一盒100片,根据孩子现在的年龄体重,每天要吃10片,一盒药只能吃10天。”刘加瑞说,在孩子小的时候,用药量小,但现在一年下来,光药费就要十来万块钱。

“由于钱紧张,刘加瑞去

年曾一度给孩子停了20天药,结果孩子几乎天天喊难受,这一万元的药是济南一家企业给赞助的。”看着所剩不多的药,刘加瑞抹起眼泪,“能撑到正月底,后面的药还没着落呢。”虽然医生建议小源每天服用10片BH4,但为了不断药,刘加瑞不得已只能给小源减了药量,一天只服8片,“这样一盒下来就能多吃两天。”看着儿子,刘加瑞有些无奈。

### 十几年药费已有百万

十几年来,刘加瑞没认真算过小源的病花了多少钱,“每次买药都是东拼西凑,要是算算也得上百万了吧,现在欠的债也有十来万。”刘加瑞说。

28日,省红十字会为小源送来5000元救助金,虽一解燃眉之急,但依旧是杯水车薪。年前买的药是企业赞助的,而

为了攒足下一次的药钱,今年春节,在外打工的小源的爸爸没有回家过年。2月28日上午,刘加瑞是请假回的家,在济南市区的刘长山路,她打工的快餐店已经开始上班了,洗碗、打杂,为了赚钱,她打着两份工,经常忙到晚上十一点。

“拼了命赚钱,但随着孩子长大,药费越来越多,我们也越发吃力了。”桌子上,是刘加瑞写的几封求助信,为了省下复印钱,都是手写的。刘加瑞说,眼下,像小源这样的罕见病多数都没有进入医保的保障范围,而花费又非常巨大,所以,向社会各界求助,是她和其他病友家属最大的希望,“去年,省内几个市的民政部门针对重症PKU患者有了一些补贴,春节前我们也向本地政府部门反映了一下,不知道能否有个结果。”虽生活艰难,刘加瑞也怀着一些期待。

## 我省罕见病患者约有280万

2月28日,在山东省红十字会与山东省罕见疾病防治协会共同举办的罕见病防治座谈会上,省罕见疾病防治协会会长韩金祥介绍,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罕见病约有6000到8000种,其中80%都属遗传性

疾病。经过检索汇总,我省自2003年到2013年共6771432例住院病人,统计出罕见病患者罕见病种类933种,共计153799例,约占住院病人总人数的2.27%。

其中患者数量较多的罕见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葡萄胎、埃文斯综合征、唇裂、腭裂、脊髓损伤、先天性卵圆孔未闭等。

据介绍,通过利用泊松回归模型等对罕见病患病率估计,我省患病率的最高限制约为0.94%,推断山东罕见病患者总数超过280万人。

本报记者 尹明亮

## “孤儿药物”缺乏且价昂

韩金祥介绍,在全世界数千种罕见病中,有效治疗药物的约有1%,且都价格昂贵,因此被称为“孤儿药物”。要维持一个病人健康,重症PKU的药物花费每年需近20万元。而戈谢病的特效药物要达到每年200万。

据分析,罕见病患者人数少,用药人群达不到药品研发企业能赚取利润的最低人数是药品研发企业缺乏药品研发积极性并导致药物昂贵的主要原因。“但在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政府为鼓励药品研发企业开发孤儿药物,允许药品高定价,但患者用药有政府的补贴。”韩金祥说,目前国内,“孤儿药物”的研发环境和上市情况没有显著改善。一些已公认的孤儿药的审批没有特殊扶持政策,国内药企在这方面的研发几乎处于空白。而对国外已有的“孤儿药物”进口审批难、上市难、外企进口动力也不足。“孤儿药物”作为“灾难性医疗费用支出”(医疗费用超过家庭收入)的状况短期内仍不会改变。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延伸阅读